



# 冷戰

# 時代的我們

人民出版社

## 時代的我們

Lengzhan Shidai De Women

袁晞◎著

生活在冷戰阴影下的人们，  
知道多少历史真相？  
冷戰的谜团今天已渐渐解开。

冷戰

時代的我們

•人民出版社

# 時代的我們

Lengzhan Shidai De Women

袁 稜◎著

责任编辑：许运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时代的我们 / 袁晞 著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 - 7 - 01 - 014068 - 1

I. ①冷… II. ①袁…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333 号

**冷战时代的我们**

LENGZHAN SHIDAI DE WOMEN

袁 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3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4068 - 1 定价: 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 目录

## 导言：生活在这个时代 / 1

### 1 冷战时代的序幕 / 5

丘吉尔说冷战的铁幕已经拉下，“马歇尔计划”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把欧洲分为两个阵营。

### 2 东亚地区的巨变 / 11

中国国民党最终败于中国共产党之手，苏联有了大国盟友。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准备承认新中国，亚洲的局势变得对苏联有利。

### 3 中苏两国缔新约 / 20

中苏两党复杂的历史关系，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艰苦谈判，两个大国签订新的同盟条约。

### 4 朝鲜半岛的战火 / 36

朝鲜爆发战争，从釜山外围到仁川登陆，战局反复，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五次战役的战果，战火可能蔓延到中国本土。

### 5 苏美领导层变动 / 55

苏共十九大是斯大林操办的最后一次党代会，艾森豪威尔高票当

选美国总统，苏美两国领导人有了防止朝鲜战争扩大化的默契。

## 6 朝鲜停战签协定 / 70

斯大林突然去世，朝鲜停战谈判终于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朝鲜和平牺牲了18万人。

## 7 印度支那谋和平 / 86

周恩来首次与西方大国首脑坐在一起，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法国人在谈判桌上也一无所获。

## 8 从万隆到日内瓦 / 102

亚非国家政治觉醒，形成了非共产党阵营和非西方势力范围的第三种力量。苏美等东西方大国领导人在日内瓦聚首，世界局势走向缓和。

## 9 秘密报告的震撼 / 115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了共产主义世界。斯大林时代有一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 10 苏伊士运河战争 / 134

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殖民主义走向崩溃。苏联势力渐入埃及。

## 11 波兰匈牙利事件 / 146

两个相同的事件，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党协调处理突发事件。

## 12 人造卫星冲击下 / 173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说东风压倒西风。他还在莫斯科说，爆发核大战并不可怕，全世界27亿人，可能损失三分之一。

**13 关注中国大跃进 / 190**

苏联有人造卫星，中国有高产卫星，粮食、钢铁都在放高产卫星，毛泽东的口号是“十五年赶上英国”。

**14 大国和刚果内战 / 208**

一个非洲国家的内乱，东西方阵营都参与其中，民族独立时代的非洲仍然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地域。

**15 柏林墙及其影响 / 226**

一道大墙把一个城市一分为二，冷战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16 古巴的导弹危机 / 240**

从危机到妥协，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开启了敌对大国关系的新局面。

**17 中苏关系的破裂 / 258**

中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逐步走向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世界格局新变化。

**18 肯尼迪遇刺以后 / 275**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走向何方，西方世界会怎样变化。

**19 中国爆炸原子弹 / 286**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大事件对世界未来的影响。

**后记：关于这本书 / 307**

**征引和参考书目 / 311**

## 导言：生活在这个时代

从 1945 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91 年 12 月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这四十多年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冷战（Cold War）时期。按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概念，冷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及各自盟国之间所显示的公开却有限制的对立状态。美、英担心苏联对东欧的永久性控制，并害怕苏联的势力及共产主义扩展到西欧和其他地方。而苏联则决心维护其对东欧的控制，以预防来自德国的任何可能的新威胁”。冷战“主要在政治、经济和宣传战线上进行，曾经有限地诉诸武力……”时间渐渐远去，很多人曾经熟悉的苏联的全称现在念起来已经有点儿生疏，冷战已成往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多年了，冷战结束也已二十多年了，现有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中有关世界大战的很多，有关冷战的却很少（“007”系列电影是少有的佼佼者）；民众中有许多世界大战历史的爱好者，迷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电影等，相比而言，对冷战的关注要少得多。其实冷战的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道路，从生于 20 世纪初的人，到今天被称为 70 后、80 后的一代人，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不论欧美亚非都是如此。

以欧洲人为例，生于 20 世纪初的一代，亲身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有幸从战火硝烟中活过来的人，又生活在冷战的阴影下，西欧人先是担心苏联大兵的铁蹄踏上自己的国土，后来是天天害怕苏联的原子弹某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东欧国家的人民更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屈服于苏联的强权，从共产党上层到一般百姓，都要服从于苏联与西方为敌的大局，内政外交时常受制于人。

在非洲，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取代了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帝国，使这块本来就不那么安宁的土地更加动荡，国与国之间如若爆发冲突，总是美国支持这一国，苏联就帮助敌对的另一国；在同一个国家，两个派别争权夺利，苏联若站在 A 派一边，美国肯定是 B 派的后盾，总是闹得不可开交，常常是兵戎相见十几年，成千上万的人民在战火中丧生。

像我这样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人，当年流行的说词是“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几乎与冷战时期同步，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出生的时候朝鲜正在打仗，许多同龄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赴朝”，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后，又有不少人起名为“和平”、“胜利”。小时候天天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是炮击金门，小学课文就有“台湾海峡浪滔滔，掀起十二级大风暴……开炮开炮开炮，向艾森豪威尔开炮！英雄的大炮在怒吼，艾森豪威尔滚回去！”的诗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苏联成了敌人，报纸上称“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就忙着“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城里人还有挖防空洞、打战备砖的经历，再后来是尼克松访华，学习“三个世界理论”……

现在许多成长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谈到国内外时事，还常常用“冷战思维”来考虑问题，好像身边都是敌人，或者是“凡是敌

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而另一些人在分析当前国际问题时，完全不了解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渊源，仅凭眼前的片断信息随意下判断。从这两方面说，冷战史很有研究和普及的必要。

冷战时代的一些关键历史节点划分了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划分为两大敌对的阵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也径谓分明；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使老牌殖民帝国走向瓦解；苏共二十大使苏联和东欧发生变化；1960年前后，中苏联盟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冷战格局从两个阵营向中美苏三角发展；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重新面向世界；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开始了“新思维”；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这历史的每一个节点都决定了后来国际形势的走向。

同时，这每一个节点几乎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常常想：假如罗斯福晚去世几年，冷战可能推迟；假如斯大林不是在1953年就去世，朝鲜战争还不知何时才能停下来；假如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恢复正常，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可能在六、七十年代就留学美国；如果没有中苏交恶，我们许多人可能都会俄语，并经常乘着国际列车或飞机往返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如果50年前中美关系、中苏关系都像现在一样正常，中国是不是不会发生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如果基辛格不来北京，苏联的原子弹会落到我们头上吗……

这些“假如”、“如果”都是空想，历史没有假设。我们确实错过了许许多多，但也庆幸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庆幸核大战终究没有发生。

在后冷战时代，在21世纪的和平环境里，静下心来寻找真实

的历史记录，阅读一些研究冷战历史的书，倾听历史学家们解读历史，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许多当年没有搞清楚的“为什么”。回首冷战时期世界的重大事件，思考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想想每一个“自己”的人生，我想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我接触和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冷战时期的许多问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不过，通过整理有关资料，我了解到一些冷战时期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从这些所作所为中，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勇气、胆识和爱国心。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人的无奈、痛苦、失望和无助。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同时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在整理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资料来源有限，而且大部分都是英文或俄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翻译。其次，有些资料是绝密的，不能公开，只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再次，有些资料是二手资料，需要进行核实。最后，有些资料是已经被公开过的，需要重新整理和分析。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只有通过这些史料，才能更好地了解冷战时期的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所作所为。

通过整理史料，我对中国冷战时期的许多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我了解到，中国在冷战初期就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也了解到，中国在冷战期间还积极参与了国际反恐斗争，为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便由傅连暲和郭沫若、朱敬文、胡太保等三名委员，面见孙  
美罗等美国参战委员会大员时，声称自己“中西而不至唐宋而未日升  
月圆”。（见《人民日报》1949年3月10日）孙先生的这番话，对美国参战委员会的头  
脑们来说，是极有帮助的。尽管美国与苏联的冲突已相当激烈，但孙先生的话还是令他们深信不疑。  
孙先生的这番话，使美国参战委员会的大员们相信孙先生的话是可信的。于是，孙先生的这番话便成了“冷战”的序幕。

## 冷战时代的序幕

“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1946年3月5月刚卸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著名演讲，被认为是“冷战”的序幕。他提到的这些国家只有奥地利不久后和平地从苏联的控制下脱身。

而“冷战”这一词汇的正式使用始于美国总统顾问B.巴鲁克1947年在美国国会的辩论中。

阿诺德·托因比（一译汤因比）先生在《国际事务概览·战后编·1947—1948年卷》开篇的导言中说：“1947—1948年期间，左右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战胜国未能把战时的合作保持下去，因而世界随之重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他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英法大国和苏联协力击败德国和日本而告结束还不到两年，这场国际性的大灾难就向人类突然袭来；因为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失败后，那些不久前的盟国之间的破裂就已昭然若揭了，而且在此前未能就管制原子能生产和使用问题达成协议时早就有了预兆。这一破裂意味着，厌战的世界在期待胜利的大国相互协作，以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所抱的昙花一现的希望，随之消逝了。”

在西方，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对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号召向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希腊政府和处于苏联在地中海扩张势力压力下的土耳其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的方针被人们同历届美国总统最著名的外交声明联系起来，通称为“杜鲁门—门罗主义”，或简称“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置身于欧洲之外的传统政策已告结束。杜鲁门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因为他们正在抵抗少数人的武装活动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在冷战期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寻求保护一些欧亚国家的方法，使之在英国不再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受苏联的影响。杜鲁门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国会拨出4亿美元的款项作为援助基金。

几个月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6月5日在哈佛发表演说，提出向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复兴欧洲各国经济的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后经美国国会批准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在三个方面比杜鲁门主义前进了一步：第一，计划涉及全欧洲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向17个国家提供13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和贷款）；第二，不管计划制订人的动机和希望是什么，它首先是一项经济计划；第三，这一计划设想将持续施行4年以上。马歇尔说：“整个欧洲都已受伤，所以非治愈不可的乃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和社

会结构。”美国的政策“不是旨在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旨在反对饥馑、贫穷、绝望和混乱”。他还说：“重建欧洲经济结构所花的时间显然要比预料的长得多。”

曾任意大利外长的老资格欧洲事务专家斯福扎伯爵概括了马歇尔计划的三个基本要点：“它把复兴的主动权交给了欧洲各国；它需要最大的协调一致的努力；它使经济因素居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

对被战火蹂躏后满目疮痍的欧洲来说，马歇尔计划如同从天而降的甘露，这一计划对受援国家恢复经济、稳定政治结构起了关键作用。

对苏联来说，马歇尔计划意味着美国已掌握了世界事务的主动权，并把一项非常困难的抉择强加给苏联政府。

在马歇尔计划这一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的诱惑面前，东欧的卫星国政府被苏联严令禁止接受马歇尔计划而成为受援国。托因比说：“苏联的那些于心不甘的卫星国不会看不出就是这个俄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正在夺取它们的粮食、燃料和工业设备，同时又阻止它们接受来自美国的工业设备、燃料和粮食，而美国却正在对那些位于新的环球分界线非俄国一方比较幸运的各国人民提供这些物资。”

战后一贫如洗的东欧非常想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而在斯大林的高压下只能望洋兴叹。

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所载文件中可以看到苏联的立场。第23卷载《斯大林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与捷政府代表团的谈话纪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对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渴望和苏联反对的强硬态度。参加谈话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外长马萨利克等。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决定参加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斯大林对他们说：“我们对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吃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苏联同捷克斯洛

伐克共和国之间的友谊问题。你们在客观上是在帮别人孤立苏联，不管你们主观上是否愿意，但的确是在这样做。”“他们（西方人——本书注）就会判定，既然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拉到孤立苏联、反对苏联一边，那就是说，它同苏联的友谊已经不是那么牢固了。这将被看作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不能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取消这一决定，应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这件事你们做得越快越好。”

纪要记录：“马萨利克请求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很清楚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对西方的依赖性。工业界的代表认为，为了不错过获得贷款的机会，参加此次会议是适宜的。就在此时，波兰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并告知我们说，他们已决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最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参加1947年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的决定是由所有政党一致做出的。”马萨利克还说：“他请求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从未打算通过这一决定来做任何反对苏联的坏事情。”“莫洛托夫同志向马萨利克指出：‘你们去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联。’”“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怀疑过并且现在也不怀疑你们对我们的友谊，但实际上客观出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最终捷克斯洛伐克和所有东欧卫星国都没有参加这次巴黎会议，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苏联档案记载，联共（布）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后来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谴责马歇尔计划说：“马歇尔计划迫使马歇尔化的诸国经济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使美国内部无法销售的大批存货充斥西欧市场，强迫这些国家去实行一种对东欧各国贸易关系采取歧视态度的有害政策，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是使日益笼罩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加速和尖锐化起来。”“美帝国主义者

利用西欧诸国遵命执行的通货贬值的机会，极力想把西欧诸国经济最终地攫为己有。”

斯大林在东欧推行强制性的纪律，并强求一致，俄国人在东欧消灭或分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托因比认为：“在所有卫星国中，除了一个国家外，都在战后历史的第一章中就被成功地贯彻执行了这种赤裸裸的高压政策。”

1947年苏联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形式重建与业已解散的共产国际相等的组织。东欧国家对此也是不那么情愿的。虽然波兰工人党委书记哥穆尔卡在第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所有的党都希望从联共（布）的经验和英勇斗争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思想和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听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在落实具体事项时，波兰人就打了退堂鼓。据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会议期间致斯大林的电报载：“哥穆尔卡和明兹（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本书注）请求会晤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人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合法的情报局。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是否最好将其建立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是布拉格。如果莫斯科不适合作为这个合法的协调机构的驻地的话，那么，依据同样的理由，华沙也不适合成为这样的地点……哥穆尔卡和明兹说，他们不想用波兰的利益进行冒险，因为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的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影响，波兰将会失去在国外购买货物的权利。为什么波兰共产党应该背上这样的包袱呢？”（见《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给斯大林的电报》，载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

情报局没有常设机构，平时的活动只是编辑和出版半月刊（后改为周刊），华沙会议最后指定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市为情报局机

关刊物的编辑部所在地。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斯拉夫退出情报局，情报局的编辑部又迁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直至1956年被赫鲁晓夫解散。另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档案记录：1951年斯大林曾想设立情报局书记处，并选定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为未来的情报局总书记，但陶里亚蒂拒绝担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设立情报局书记处的事情。

苏联既控制着铁幕内的各国共产党，也控制着铁幕外的意大利、法国以及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各地的共产党。

不过托因比先生并不认为苏联对东欧的统治是历史的必然，认为这种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是短暂的一瞬，他在《国际事务概览·欧洲的重组》的导言中说：“对于经历过重组的欧洲国家来说，即使像重新组合那样天翻地覆的经历，也不如各国本身的传统和精神气质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眼下被划在俄国势力范围或西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偶然的遭遇，归根到底，未必就能决定它们的命运。”这样的论断不仅说出了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实质，还英明地预见了“偶然的遭遇”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冷战结束时欧洲的又一次重组，证明伟大历史学家托因比的正确。

在意识形态和列强争霸思维的作用下，东西方的相互疑惧导致双方都采取自己一方认为是正当的防御行动，而对方却认为是进行挑衅的进攻。在这种气氛下，一个行动引起另一个行动，形成恶性循环，这无疑是苏美关系破裂的总根源。

## 2

# 东亚地区的巨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日本作战的胜利，使美国和苏联成了亚洲地区最大的获益者。美军横越太平洋，占领了日本本土，然后继续前进至朝鲜南部，苏联人无偿地收复了由于 1904 年至 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而在东北亚所丧失的一切。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冲突左右着世界大局。本来两大列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大有回旋余地，尽可以各自生活，相安无事。可是，原子弹的发明，从军事方面来说，把世界缩小到使两个巨人处于短兵相接的地位。对于美苏冲突的原因，托因比先生说：“不是出于贪婪，而是由于恐惧。”

在美苏这两个大国之间，横亘着两个主要的中间地带，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亚洲。两大势力在中间地带竞争。1949 年到 1950 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是对美国有利，在亚洲对苏联有利。按托因比先生的话说：“使俄国在亚洲取得主动权的一系列事态发展，首先是中国国民党最终败于中国共产党之手，接着是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